

朕本当天子朱棣也！慌得王閼赶紧下拜，山呼万岁，却不好居了。



上

子金山◎著

青島出版社
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明痞儒/子金山著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

ISBN 978-7-5436-5341-2

I. 大... II. 子... III. 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7658 号

书 名 大明痞儒(上卷)

作 者 子金山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(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,26607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(0532)85814750(兼传真) (0532)80998664

策划编辑 蔡晓林

责任编辑 许朝华 蔡晓林 电话 (0532)85816241

E-mail:85678948@163.com <http://b8463.xici.net>

装帧设计 第 7 印象·余一梅

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16 开(710mm×1000mm)

印 张 42.5

字 数 70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5341-2

定 价 52.00 元(共二卷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 (0532)80998826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历史小说,传奇文学

前言

首先声明：本书的故事源于野史，主要情节取材于著名剧作家孙悦遐女士的同名电视剧文学脚本。

中国的文载历史，野史不野，正史不正，前者其实是百姓口传墨渲的历史，后者无非是当权者加工过的历史罢了，朋友们自己琢磨：哪种更可信些？

要说叙述历史真实，老孙没那个能耐。

就像一位史学界名人所说：“真实的历史唯有远方的那块石头，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其实都是当代人的历史。”

历史已经远去，正在发生，往后延续，一切都是真中有假，假中存真。真到假时真亦假，假作真时假也真。

世态虚实变幻，谁能分辨真假？

光阴昼夜白黑，哪用溯本求源？

讲史人不是考史人，前者的目的：史为今鉴；后者的使命：力求真实。其实都不可能做到，尽心而已。

老孙的愿望就一个：侃得有趣就行，文章耐品即可，大家满意最佳。

还是那句老话：诸位权把本文当酒肴，待老孙撕得香烂的狗肉，挂起羊肉的招牌，伺候大家慢慢地品来。

开篇《西江月》一曲：

岁月如诗一首，
光阴似水长流，
摘来古月照今途，
镜里乾坤锦绣。

莫论明清功过，
无心中外情仇，
天流酸泪雨流情，
品作三杯老酒。

内容简介

明朝立国,推崇八股,天下读书人面临被洗脑之可悲局面。

蒙古小王子琪都流落中国杭州,被驯成一名标准的中国儒生,敬业科举之路,却一路坎坷难如愿;乔司小街痞万不儿坑蒙拐骗劣迹斑斑,却步步机缘!

张文甫启蒙老师周伍,一派圣人门徒风范,却最喜狐狸精二妞;明朝皇帝英宗,成人质却不失皇威,战俘营内设朝堂,大草原中纳嫔妃。

刘大将军剿匪患,痞子却立功发财,成为尚书府师爷、总管事;张文甫满腹经纶,违师命北京赴考落榜,被尚书府管家万不儿雇为花匠兼师爷,沦为万不儿的文字枪手。

大明外战瓦剌,宫廷内斗,太监统三军,土木堡大战光怪陆离;书生督军事,北京保卫战荡气回肠!

痞子被命运推成了将军,王子被驯服变为了奴才,有情人成为眷属却是一头热,冥冥之中,其实是人性决定一切。

目录

前 言	(001)
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章 从东方文豪到西土枭雄 (1—6)	(00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真主的近卫军团竟被呼啸而来的蒙古轻骑冲了个七零八落,等晕头转向清醒明白之时,才知道自己成了帖木儿的俘虏。那巴耶济德一世哪儿受过这等鸟气?气得茶饭不思、汤水不进,不如饿死见真主去算了!

第二章 敢死队员之间的游击战 (7—12)	(00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在一位牧羊的长者那里,托克忍住老头儿怀疑的目光,为这位婴儿王子讨了一牛角羊奶,可是这家伙竟然连奶都不会喝,托克只得先喝到自己嘴里,然后嘴对嘴地喂给王子,谁知王子极没有风度,刚断了哭声,便拉了托克一怀稀屎,托克开始明白娘不好当了。

第三章 托克把琪都王子流放中国 (13—16)	(01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只听土耳其人说道:“你不用瞒我了,我知道我的苏丹已经去见真主了,不过你们的王子更惨,已经被我卖给了一个中国大官,你在我马兜里搜出的金币就是你们小王子的货款。再见吧,你也是个勇士,要不我早就干掉你了!”

第四章 张三敬收到了上天送给的儿子 (17—20)	(02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张三敬心里突地一震,半身酥麻,一股幸福的暖流从心房涌出,只觉得遍体快感,实不亚于年轻时初临洞房花烛!至于这次生意砸锅,顿时抛到钱塘江外。这一刹那,决定了小王子与张三敬从此不解的因缘!

第五章 万丈高楼平地起的育才工程 (21—26)	(02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“谢谢阿爸者,文富想撒尿也,尿在河里行不行乎哉?”张文富现场发挥,把个三敬

乐得几乎合不拢嘴：“天才！不愧是我张三敬的儿子！”

第六章 儒生与痞子不同的人之初 （27—33）……………（038）

众人纷纷下注的同时，桌上骰子滴溜溜转了起来……令人揪心的搓牌时刻，那牌九上的点点就是人们心中的一切，世界万物尽聚于人们故意不看的那张暗牌！

第七章 啥时代做老师的都不容易 （34—37）……………（048）

周先生突然醒悟：自己莽撞了，别说“蛤蟆咬死他大爷”，就是来咬他这当先生的几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自己让这学生下不了课，下课的只能是自己！

第八章 英宗皇帝激情燃烧的岁月 （38—43）……………（054）

皇帝却有的是小聪明，鲁良儒言语之间已有疏漏，被真龙天子抓个正着：“连爱卿都承认朕是龙临深渊，龙临深渊风生云涌，大大的祥瑞！朕不怪罪你这逆君命之臣了，下殿去吧！”

第九章 周伍老先生的桃色绯闻 （44—51）……………（064）

烛光下的少女更是风情万种，媚眼流动之间，的确不像人间凡品，此美只应天上有，人间更向哪里寻？恍惚之间，老先生只听那能使人立即想尿裤子的声音娓娓又起：“那你说我是谁？”

第十章 光怪离奇的土木堡之战 （52—60）……………（075）

这时的英宗皇帝呢？开始恐惧至极，在数百禁卫骑兵的扈卫下几次突围未果，最后也想通了：干脆不逃了，保持点大明天子的威严吧！便由十余个剩下的禁卫军及太监喜宁陪同，端坐于地上，等待瓦剌人见识皇帝的威风！

第十一章 失足老师大难不死有后福 （61—64）……………（085）

周伍顿时想起了令自己羞煞悔煞的“艳遇”，又不知自己的“花事”是否已经为这位近亲所知，立时满面通红，死志更盛，心中只欲找个地缝钻将进去，可惜这是在船舱之内，下面肯定是河水，老先生如今却刚饮饱又吐出，不想再喝了。

第十二章 书生于谦与他的北京保卫战 （65—74）……………（089）

这是标准的背城一战，孤注一掷！于谦不仅是把自己与士兵置于死地求生之境，大赌桌上也押上了整个大明帝国！

第十三章 官运来了天上能掉乌纱帽 （75—80）……………（100）

只听老艄公冷笑几声，口中说道：“此乃喜痰上涌，塞闭了心窍。老子年轻时在船上遇得一个黄花娇娘，求老子捎脚，愿意陪宿，当时老子也是这般德行。”

第十四章 流浪儿的心声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（81—85）……………（108）

肚子饿，没书读，先入污泥又何如？小文甫突然从另一角度理解起了方颐大师的题诗：不是可以先入泥吗？不先入泥哪来的出污？干脆，先换成银子再说，混饱肚子，还能求学，日后如同周先生那般做了大官，然后再不染泥也不迟！

第十五章 张文甫艰难坎坷的求学旅途 (86—91) …… (116)

大伙鸦雀无声,等着贾员外出口,谁知此时贾员外如同受刑,脑袋一片混沌,只想狠揍自己一耳光,又恨不得拔腿就窜!

第十六章 另一位流浪儿的“我的大学” (92—97) …… (126)

万不儿有些气恼,决定豁上挨一顿揍,也要进去光顾一番,哪怕看看也成。“我没处走。你不给碗饭吃,今儿个我就饿死你门口,给你的生意做个广告,让大伙看看我的下场,再不到你这里来赌钱!”

第十七章 周知府虽老偏爱傍名人 (98—105) …… (135)

周伍心中一阵荡漾。说来也怪,只要提起狐仙、狐狸精之类字眼,老周伍便会突然热血下涌,胯下想尿,立时便欲把二妞扒个精光,重温昔日学堂旖旎风光!这次也不例外,急切呼喊:“二妞……快……后堂去者!”

第十八章 大明天子战俘营不失超酷魅力 (106—111) … (146)

在帕蒂公主看来,这英俊的大明天子,无畏又风趣,风度超过了她有生以来见到过的任何蒙古男人,内心早已发誓:嫁人就嫁朱祁镇!至于皇帝必然花心,帕蒂对此早有思想准备,本来瓦剌女人也不大在乎这个,男人如果没本事吸引见到过的女人,哪还值得被帕蒂所爱吗?

第十九章 两个皇帝都为难的日子里 (112—115) …… (154)

最知道皇帝心意的当然是做皇帝的,英宗肯定读过史书,明白南宋赵构宁杀忠臣岳飞也要拒绝“回收”父兄的为难之处,自己无疑是堂弟朱祁钰的“老大难”,与其回去可怜兮兮地做什么太上皇,还不如留在北国做驸马潇洒呢。

第二十章 皇帝轮流做,还是老朱家 (116—123) …… (161)

旌旗林立,帅旗上大书一“刘”字。大旗下,刘钧跨在马上,披甲执刃威风凛凛!号角响了,大军浩荡北上。最起码现在大明的统帅刘钧下了决心:此战必胜!此战必胜!

第二十一章 忠臣的结局一般都是注定遗憾 (124—129) …… (171)

大明天子对太监王振“盖棺定论”了,题匾竟然是“精忠”二字!真是羞煞岳飞,气煞后世,难煞儿孙!日后儿子朱见深当了皇帝,敢为于谦平反正名,却不知如何对待老爸对王振的“精忠”定论。

第二十二章 百年修得同船渡的来历 (130—142) …… (179)

小丫头心中畅快,飞快地伸出小手按摩员外的心口、腹下,极为温柔,口中娇喘:“老爷,员外,派人去追不就是了?翠儿给你消气解火……”

第二十三章 天无绝人之路只能宽慰痞子 (143—150) … (198)

这时的万不儿实际上处在了年轻人生的最低潮。乔司的饭馆逐渐总结出了对付这街头痞子的办法:见面便出动两个身强力壮的伙计,架起万大爷就走,来到背阴处便

一顿好揍，却也不伤筋动骨，临散还丢下两个馒头，令万不儿实在难以有胆、有脸再次上门取闹。

第二十四章 发财之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(151 — 160) … (209)

这万不儿现在可是非同小可，出道街头，进修赌馆，自学诈骗，升格文人，肚里什么货色没有？虽然不知道这董国宝要的什么把戏，但中间有不知道的古怪是肯定的，这在赌桌上早就领教过了，这些高手们能叫你睁大两眼当你面玩花活，掏光你藏在裤裆里的最后一个铜子儿！

第二十五章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有例外 (161 — 166) … (226)

万不儿看看知府好似有意偏袒他，立刻强硬：“我就叫万书！大人，万书不是圣人不是皇帝，怎么他叫得我就叫不得？天下重名重姓的多了去了，你能一个一个拉来审问：为什么他叫张三你也叫张三？”

第二十六章 人可以得意，但绝不可忘形 (167 — 170) … (235)

金钱能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！果然，万不儿将半袋的银子掏出来，码在方桌上时，秀秀娘欣喜地瞅着白花花的银子，嘴里不住地念佛。一边吴老汉也傻了眼，抖擻着胡子不住地问：“不是偷来的吧？伢子，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第二十七章 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钱万万不能 (171 — 177) … (242)

周伍在二姐身上劳累过度了：几乎每晚，一品诰命都要扮演狐狸精，直把个老头扇乎得老当益壮，几度钢枪！谁知，乐极生悲是不变真言，年已古稀的老头怎经得起这般强挤精华？

第二十八章 祸福无常对任何人都是真理 (178 — 182) … (253)

急中生智，只想到了一点：千万保密！不能让落榜的信息传到店老板耳中，如此还能在客栈对付几天。张文甫现在是失火趴在床底下，能凑合一会是一会了！明知纸里包不住火，也要且顾火燃眉的饥寒问题呀。

第二十九章 人无横财不富也需要运气 (183 — 189) …… (262)

大功告成！万不儿走出县衙，县令恭恭敬敬送到门外。看看离县衙已远，万不儿从怀里掏出县令孝敬的银票，心里嘀咕：“一万两？当官的来钱这么容易？”想了想，觉得上交这万两巨资实在心疼：“对不住了大帅，兄弟要来个二一添作五了！”

第三十章 做了婊子谁说不能立牌坊？ (190 — 196) …… (275)

刘大帅如在云中，感觉整个人都轻飘飘的，立时明白了为什么许多大人物都喜听颂词，这感觉，金子银子哪能买的来？清清嗓子开讲：“百姓们，百姓们！”

第三十一章 家有女儿成美女未必是好事 (197 — 203) … (286)

老鸨子把嘴一撇：“我这里的头牌嫩妞才值五十两，她就算是天仙，老娘不是也翻了一倍了吗？尊驾也不打听清了行情再来。我再添十两银子，不行你就别处问问价。”

第三十二章 错点鸳鸯谱的大都是上级或长辈 (204 — 209)

..... (296)

直到这时,鲁慧儿的俏脸上才终于显露春色。杨继于已经贴近站立,暗暗又把刚才令人销魂的小手握在手里。这时,鲁慧儿没有挣脱,因为,杨继于已经不那么用力了.....

第三十三章 当官未必都是想发财 (210 — 214) (307)

“蒙古战马个头矮小,与奥斯曼大军的高大铁骑交战时,一对一并不占什么上风,关键是蒙古马吃苦耐劳,适应长途行军,两军对阵时目标要小于波斯战马,再加上蒙古人骑术精良,强弓大弩射程极远,准确度盖世无双!所以……”说到这里,托克眼光不禁黯淡,瞬间想起了自己的苏丹战败被俘的残酷往事,不由重重叹了口气!

第三十四章 书生求死不得,痞子活着也难 (215 — 220) (316)

后人云:爱情能使懦弱者变成强者,能使粗暴者变得温柔,能使圣人变成流氓,能使聪明人变成糊涂蛋!就是说的现在的万儿。

卷尾小结 北京城里故事多,无限精彩待后文 (221) (327)

离地三尺有神明,天网不会疏漏任何恶人的,即使躲过了当世,也躲不过历史的耻辱柱。

第一章 从东方文豪到西土枭雄

(1 — 6)

真主的近卫军团竟被呼啸而来的蒙古轻骑冲了个七零八落,等晕头转向清醒明白之时,才知道自己成了帖木儿的俘虏。那巴耶济德一世哪儿受过这等鸟气?气得茶饭不思、汤水不进,不如饿死见真主去算了!

1

话说天下名山,无出五岳之右,其中东岳泰山以尊贵冠世,西岳华山以险峻闻名。这西岳华山除了险峻之外,却还有一段故事流传已逾千年,那便是宋太祖赌棋输华山的佳话。

诸位中有人要纳闷了:老孙侃大明痞儒,怎么扯起宋朝的太祖来了?莫非待会还要再蹦出个哪朝太祖来不成?

说不定。须知皇帝的德行是代代相传的,其中共同之处甚多,相互借鉴比较,才是上好的酒肴,史为今鉴,谈古论今,侃着谁是谁吧。

再说那大宋与大明本来就有甚多相承之处,得天下时两位太祖的上级领导命运仿佛:宋有柴世宗,明有韩林儿。失天下时对手相近:宋失于北部蒙古人,明送与北部女

真族。

其实那祸根也是有关联的。

宋太祖马上得天下,说白了是凭武力夺得大周柴家的天下;明太祖草莽中起兵,其实是继承的红巾军的衣钵。

宋太祖天下到手之后,以己为鉴,生怕别的武人再学会了自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功夫,所以施政重文轻武,以孔孟之道教化天下,国家是够富的,子孙却不免要受到北境胡人的欺辱,以致自贬一辈称儿臣,真丢尽了华夏汉人的老脸!

明太祖英雄逐北元,重建大汉江山,却也怕部属们学自己用武力欺负自己的儿孙,所以废丞相,设内阁,文官可以升到阁老,几乎权力无边,武将却是升到顶也离不了那个“兵”字——所谓“兵到兵,十三升”是也。

当然,一个是小兵,一个是总兵,不可同日而语。

大家大概都知道有“文到阁老武到侯”之说,其实仔细分析这句话大有味道:阁老是实职,那侯爷却只是个爵位,也就是给你戴个好看的高帽子,增加你个人点明收入。至于管理总兵们的督师,这一武职却是规定:必须由文人担任!就是个没有男人味的太监也有资格掌此大权,武人就别做这个梦了。

导致的后果大家都看到了:北方女真族趁机入关,国号大清,对汉族实施高压统治。

假设这两个朝代有一个能像后世这般,拿出“当裤子也要造核弹!”的精神来,那蒙古、女真能成事么?穷兵黩武固然该谴责,但讨饭的乞丐也要有根要饭棍不是?棍子细软了易被狗咬,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老孙讲故事,一贯不觉跑题,再扯回到西岳华山的话题上来。

2

据小说家言(见《水浒传》):宋太祖输掉了华山之后,并未反悔,下令永免华山的钱粮赋税——这多余了,本来就已经不是你的了,还用得着你下旨减免农业税吗?这一下令,反而说明你赖赌了,这华山还是你赵家的,只不过给了点优惠政策而已。

扯华山当然是为了引出华山上的一位人物,一位明初的人物。

此人若在现代,当属超一流明星,只不过与现今靠少穿衣服吸引眼球的某某JJ们不同,更不像外表光鲜的“超女”MM,又强似卖弄噱头的什么“天王”之类,此人是真有才实学的。

此人姓王,单名一个闾字,自幼勤习书画,师承元代书画大师王冕,弱冠即有大成,尤以水墨清荷闻名当世,地位相当于近代的张大千、齐白石等名家吧。

出名当然是好事,后面跟着的必然就是滚滚红利,在今天兴许能混个某某委员之类的名誉职衔。可明初不同,知道名职抚不下名人,王阅隐居于华山之麓,一顶实职官帽却突然掉在了头上。

人怕出名猪怕壮,这一点王阅体会最深刻。

自王阅的“无骨卉”成名以来,他可就算掉进了一口无底大缸!盛啥的大缸?五子登科:金子、银子、铜子、帽子、孝子。

解释一下后两子:帽子即高帽是也,孝子则是说那拍马的众人对王阅比孝子待亲爹还要亲切几分。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也容易找到,前些时候不是有个追星MM宁可把亲爹给追得跳海亡命么?那追星之人还是照追不误,媒体也跟着推波助澜,又是捐款,又是安排食宿,估计都在巴望着“星爷”也被逼得跳了海,那才真是新闻呢。

王阅绘画本来已到了心笔合一、人画一体的境界,那是把自己当作笔下之荷花的,所以才能画出那冰清之芙蓉、出水之玉莲,神韵非凡品,傲污不染尘!

现今的社会变了,连红白喜事都沾满了铜臭,大家都看出了收存王阅的画如同购买原始绩优股,是一本万利的生意,更有高明的索贿贪官声明:本官视金钱如粪土,唯喜王阅水墨清荷!这可就苦了行贿的,更苦了王阅大师,一时清秀的出水芙蓉竟像围满了红头苍蝇,把这早已经不缺钱用的王阅恶心透了,所以才避难华山——借华山天险阻“粉丝”也!

3

世俗乾坤大,山中日月长。

不觉这王阅在华山度过了数年时光。自老母归天之后,王阅更是潇洒逸静,万念空明,平日里唯爱与花鸟鱼虫为伴,与大自然交心沟通,确如神仙般度日,佛祖般受供。

山内不知山外事,转眼大明换几朝。

前日县令不惜跋涉送诏,王阅才知道山外的世道已经大变了,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已驾崩,即位的皇太孙朱允炆也短命失踪,其亲叔文帝朱棣已经正统合法接了侄儿班。

新朝皇帝新气象,一朝天子一朝臣,天子求贤若渴,准备痛改吏治,吐故纳新,特旨颁诏特殊人才王阅大人进京入仕,圣上金口亲封为右都御史,恭喜大人一步登天啊!

王阅为难了,自己尚在为母成服,三年未滿,怎能夺情?王阅讲得有理,把个县令惋惜得不住暗骂老天瞎了眼:怎么这等好事轮不到自己头上?偏送与这种不知变通的书呆子!皇天不公啊!——皇帝与老天都一个德行的意思。

那你就安心丁忧吧。县官无奈告辞复命上级,王阅继续他的幸福生活。

面对高官,王阅就没有动一点心?也不然。

自古以来,哪个有抱负的文人才子不欲献身帝王家?不为天子为黎民总算高尚吧?但老母丧期未满是实情,王阅也没把那右都御史看多重,只不过因为生在明社会,长在朱旗下,不作点革命贡献总有点说不过去。

听说那御史就是专管给政府提意见,这活路又没有定额,还能于国有利——其实那王阅也不知道这右都御史是多大的官衔,该做哪些工作。

4

也不知道过了几日,突然有王阅早年邂逅的一位朋友朱四来访,王阅大为高兴,真有了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”的感觉,收拾鸡黍待客时,突然发觉远处隐隐有人于山路设置警戒,这朱四是何方神圣也?

当初结识朱四时,王阅极为折服那朱四的英气扑面、豪爽逼人;而现在这朱四竟有些高坐云端的意味,一股王者——不,霸者之气凛凛使人胆寒,王阅知道这位朱四哥如今发达了。

那朱四眼见王阅有疑惑之色,倒也爽快,直接摊明:“朕乃当今天子朱棣也!”慌得王阅赶紧下拜,山呼万岁,却不好再以老友自居了。

朱棣却是个爽快汉子,连说先生不必见外,丢掉了老朋友的交情就没啥意思了,咱还是原来的那个朱四,你还是原来的那个王先生,一切照旧。边说边以手撕开刚端上的一只鸡腿,大口灌了一口村酒:“昔年曾听先生教诲,说治国最关键的是选拔人才,今天咱登大宝,欲请先生出山,协助治理朝政,右都御史,乃从一品,实是委屈先生了。”

现在王阅才知道,朝廷给自己的官帽乃一品大员。王阅素性豁达,一品、九品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,只是不知这一品该干些什么工作,不是说御史就是专门给朝廷提意见的角色吗?

朱棣闻听大笑:“那是招牌,先生莫要也被忽悠了,实际上是请先生做如何不让下面小民、官吏给朝廷提意见的工作!”

王阅大惊且更加迷惑:没人提意见?这政府还不快垮台了吗?

朱棣叹道:“先生不愧书生!先生通今博古,当然知道历代皇朝更替的因由,不都是毁于乱民,失于吏怠?凡乱民必是读书人蛊惑而起,吏怠则由于朝廷怠于监督。现我已加强锦衣卫,明暗监督不成问题,让那天下的读书人不予生事却要请先生相助。”

王阅隐隐觉得不妥:特务政治,岂能久乎?那天下的读书人又如何能使其一个声调?莫非要来场“文笔大革命”不成?

朱棣极为得意:“自大隋开创科举,至唐而成势,宋得完善,天下平民欲做官必须读书,学而优则仕,乱民渐少;我大明太祖皇帝定制:‘凡入仕必由科举。’实乃英明正确,

尤其，顺民意改文风，规定秋闱首场必须八股行文，如此主旋律定也！

大位传至我这二代决策者，必须在形式上有所飞跃，思想上有所创新，内容上有所丰富，方能继往开来，上不负列祖列宗，下对起天下黎民，若能利用科举正途，使社会不谐音符消于无形，则于后世功莫大焉！

朱色江山永固，先富社稷代传，此我三代——错了——二代领导人——的历史使命。吾已思一策：若想天下文人一个声调，非统一教材、标准答案不可，现有孔孟之道为施教之唯一功课，大宋我本家先贤朱子理学为模式作答，非熟练掌握不能做官，则天下读书人将被强迫献脑而洗，士子精英永远对我朝歌功颂德，天下愚民则怎不更愚？天下愚，则政权稳，四海一音，五洲遍朱，则吾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——儿孙也！”

朱棣一番高论，只震得王阅目瞪口呆，良久方悟：不及时进言，天下危矣！

“皇上谬也，如此乃民族自毁之路，断然不可行之！民愚则国弱，士暗则政僵，我朝活力若失，又怎相争于强梁？此千秋大孽，万不可造！”

朱棣一听王阅之言，心中骤起杀意：逆子也！就凭你一个皇上“谬”字，就该镇压你全家三代，管制你五服血亲！不为你与朕当初有旧，眼下名盛，真该将你这现行反革命立即执行之！

朱棣冷冷一笑：“朝廷大政已定，理解的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！先生请注意我朝言论自由之国法，莫要违反了法律，到时锦衣卫独立办案，恐怕连朕也救你不得！”

“如此？那小民乃山野之人，不懂教化，请吾皇另聘贤才，放民于林下，当是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也！”

那王阅是个犟种，谁知朱棣更是犟种，鞭下之犟驴：馍馍再大你还能顶翻笼屉？鞭打的犟驴一样拉磨！这右都御史你还就是干定了！

“先生知道违旨该当何罪，你敢不奉诏命？国法面前，人人平等，莫怪朕到时救不了你！”

“王阅母孝在身，我朝以孝治天下，论法王阅也该在家丁忧。”

“论法天子也有权夺情为国，不过念在你我旧情之分上，容先生丁忧期满，朕已查明，先生孝满还有一月零三天，到时朕在京恭候大驾，告辞！摆驾回京！”——气冲冲下了华山。

王阅何等人物，怎会被朱棣一番言语唬住？当即安排家小，收拾了行装，要去投奔一人，此人名气绝不在王阅之下。

王阅去投奔的那人大有名气，姓方，名颐，与王阅搭配，可并称是明初文学艺术江

湖中的绝世双骄！王阅精绘画，方颐善诗文，南方北王，火暴当世，一代天骄，风华绝伦！

王阅走得虽慢，但老孙的笔头却快，三两句之间王阅已与方颐见了面，见老友来访，方颐忙不迭要杀鸡沽酒，二才子相遇尽欢一次不易，这才是真正的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。

王阅却没那个闲情逸趣，面色凝重，自己如同主人一般招呼方颐进了后院凉亭，方颐心知必有大事，但等到坐稳听王阅说完情由，还是不由大惊失色，手中茶杯坠地而恍然不觉。

“如此我辈危矣！大明危矣！大汉民族危矣！”

方颐三声长叹之后，并不问起王阅与朱棣相交的经过，而是急切地询问王阅：“兄既与皇上机缘有旧，能否屈身赴京，暂就要位？也能有机会劝那朱棣改弦易辙。”

王阅摇摇头：“不才自信观人入木三分，这当今皇上确是一代雄主，一旦认定，绝无更改可能。不久天下可能暂靖，但长久国家必弱，我辈无力回天，但绝不能为虎作伥，贻害万代！”

方颐不得不开始预想即将轮到自己的是什么了，仕途肯定与自己无缘了，却须准备自己一旦遇到如同王阅一般的征召时该当如何，即使不能流芳当世，也总不能遗臭万年吧。

问起王阅以后的打算，王阅坦然回答：“来此并非借荫避祸，只想预告兄台，国家选材大政即将不堪，请兄早作行止。向闻人云：‘小祸避于城，大祸避于野。’我已惹滔天大祸，估计城野均难安身，不过现今老母已大安，我孤云野鹤，何处不能藏匿？”

方颐略一沉思，微微一笑：“兄台丹青盖世，处世未必如方颐，弟献一策，请兄斟酌：去那皇城脚下，匿名谋生可矣。兄台先行，小弟略作收拾也随其后，我只管去那京师大寺名刹寻兄便了。”

王阅不禁击掌，好一个“灯下暗”妙策，想那朱棣通缉天下，却未必会搜寻皇城，就依你了！

“来呀，借兄水酒三杯，王阅告辞，后会有期。”

高人行事例与常人不同，方颐唤过书童，取过一壶乡村老酿，来了个二一添作五，两碗分光，一碰而尽！

王阅酒尽忽起兴致，拿过方颐随身不离的“道具”——纸扇，径呼方颐书童备来颜料笔墨，一挥而就，两支出水芙蓉跃然扇上，虽未力透纸背，却竟然令人隐隐嗅到一阵荷香！神品也！

方颐呵呵长笑，取过笔来，不假思索，于荷旁题下一绝句：